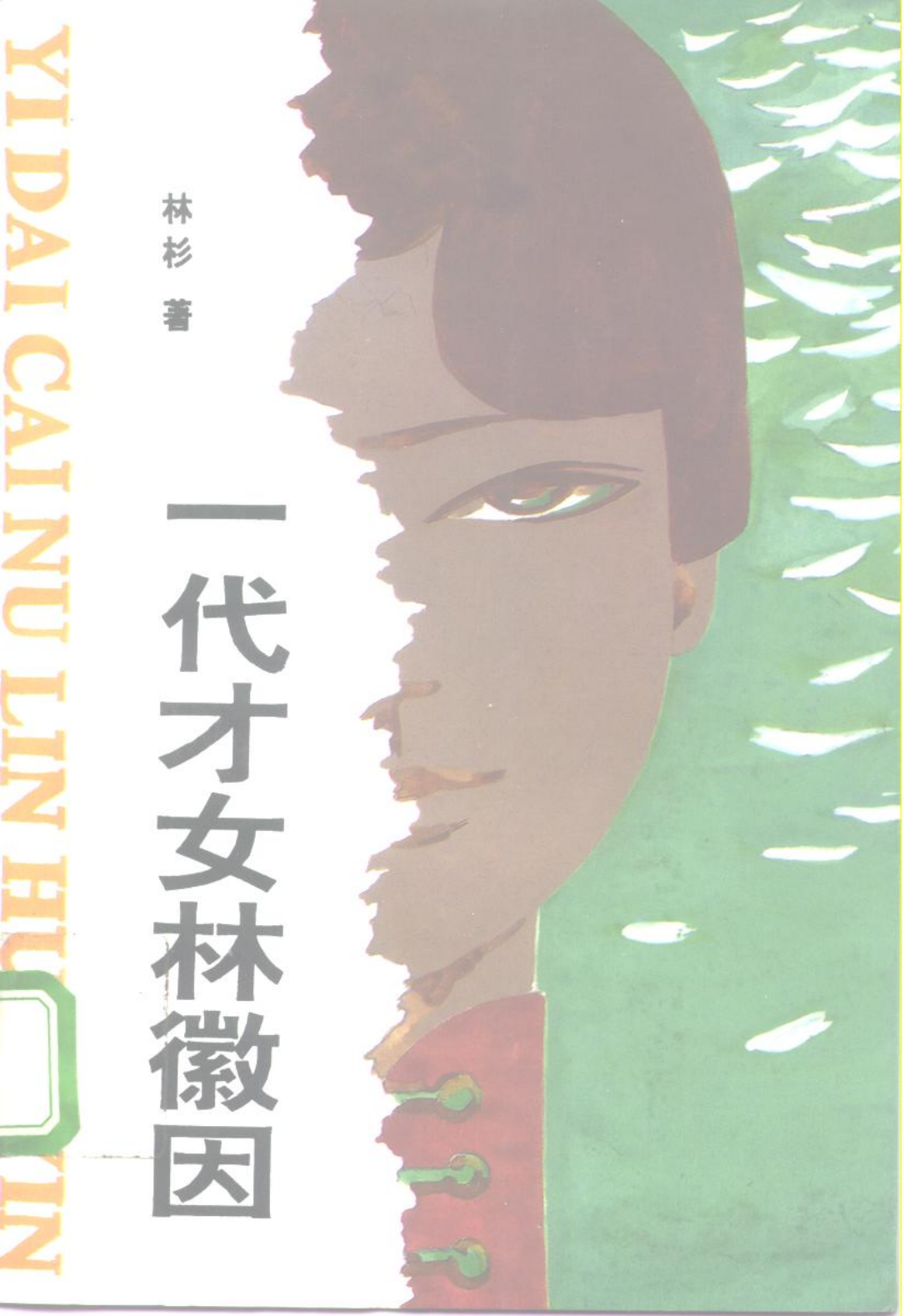


林杉 著

一代才女林徽因



YIDAI CAINU LIN HUIYIN

96148

I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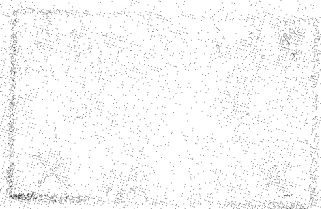
563

一代才女林徽因

林 杉 著



200201389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代才女林徽因/林杉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

1996.3

ISBN 7-5063-0586-0

I. ①… II. 林…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3779 号

一代才女林徽因

作者: 林 杉

责任编辑: 侯秀芬

责任校对: 马云燕 祁斌

装帧设计: 姜竹青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 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11 千

印张: 9.5 插页: 6

版次: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3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586-0/I·585

定价: 13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一	一样是月明,一样是隔山灯火	1
二	在一穹匀净的澄蓝里	11
三	是梦在窥探	18
四	菩提树下清荫则是去年	24
五	残霞边一颗星子出现	33
六	马尼浦王的女儿	40
七	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	51
八	忍听冷风独语	57
九	在三月的薄唇边	66
十	远处一串骆驼的归铃	72
十 一	悠忽一重影	88
十 二	交出受过光热的每一层颜色	99
十 三	最热的一滴眼泪	109
十 四	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	126
十 五	寻觅从未曾寻着的梦	130
十 六	正如生命里一切相同	138

dk92/01

十 七	智慧的叶子掉在人间.....	150
十 八	无从追踪的情绪开了花.....	161
十 九	雪化后那片鹅黄.....	168
二 十	在白色的周遭中.....	185
二十一	待从地面开花,另来一种完整	192
二十二	一切像凝冻的雕形不动.....	198
二十三	那片竹林阳光穿过,照暖了石头	207
二十四	向命运喘息.....	215
二十五	幽馥的虔诚在无声里布漫.....	221
二十六	我们悠忽翻过好几重天空.....	230
二十七	今晚情绪能像一场小雪.....	237
二十八	新年等在窗外.....	246
二十九	你是人间四月天.....	252
三 十	骄傲地捧出辉煌.....	256
三十一	生命中无意的宁静.....	264
三十二	人生,你是支曲子,我是歌唱的.....	271
	林徽因年表.....	281
	主要参考书目.....	299

一、一样是月明，一样是隔山灯火

伦敦的雾，最先是从小康河的涟漪中荡漾出来的。它似乎也是那河水的一部分。

那雾，闪动着水色与橙黄的灯影，丝丝缕缕，烟一般从河面上升腾起来。它裹挟着淡淡的康乃馨的气味，让人感觉到一个季节的温馨。那雾，也充满着勃发的生机，水淋淋地弥漫着一种难言的情愫。

因了这雾，周围的景色也都生动起来。

河水也越发安详与平静。水波不兴，藏红花星星点点的落英漂浮在上面。被一个梦境切掉了半轮的月亮，静静地游弋在上面。柳树的枝条深情地垂下去，很有耐性地在水面上划动。河水如同一张唱片，那些无声无字的歌便飞扬出来。

康河，实际上应该称作剑桥河。它从举世闻名的剑桥大学城穿过，几所最有名的学院在它一岸排开。剑桥大学只是个象征性的名字，由一座注册楼为代表。在这座大学城林立着三十多所学院，其中大名鼎鼎的是王家学院、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。

它们并排在大学城中心国王大街上，是这个大学城最有气派的建筑群体。它拥有造诣很深的院士和教授，培养出许多世界杰出人才。英国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德蒙·瓦勒尔、荷拉斯·瓦尔波尔和罗培特·布洛克即出自这座大学城的王家学院。对于那些黑眼睛黄皮肤的莘莘学子，这月光灯影下的康河岸，更具有有一种别样的风情。剑桥大学的许多地方一直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风貌，到处是几百年来不断按原样精心维修的古建筑，墙壁上装饰着古朴的塑像，高大的染色玻璃如同一幅幅瑰丽的图画。康河的美，不只是油画般的异国情调，它的高贵和宁静又带有几分忧郁，犹如故国那淡远的箫声。

林徽因和徐志摩总是踩着泼洒下来的月光和雾，静静地在康河岸边漫步。这个时候，对面尖顶教堂里晚祷的钟声，在他们身后幽远而苍凉地响起。那金属的声音是一种感召，总是让他们怀想起一样的隔山灯火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他们一如既往地怀念着，1920年那一个酒一样浓烈的月光之夜。

十年之后，新月派女诗人林徽因写下了注定要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名作《那一晚》：

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，
澄蓝的天上照着密密的星，
那一晚两岸里闪映着灯光；
你眼里含着泪，我心里着了慌。
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，
迷惘的黑夜封锁起重愁。
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，

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。

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，
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。
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，
层层阴影留守在我的周围。
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，
星光，眼泪，白茫茫的江边！
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：
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生动。

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，
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。
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，
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。
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，
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。
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，
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！

林徽因那年十六岁，她天生丽质，已是风姿绰约的纯情少女。她的美丽，已为许多青年男子所倾倒。然而，却没有谁能像他那样，以一个诗人独到的慧眼，从她谜一样的眼睛中，读出她与生俱来的忧郁。

他，就是二十四岁的徐志摩。

在桌上铺开素笺的时候，林徽因耳边响起了他那月光一样

的话语：“徽因，在这样的時候，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？”

她微笑不语。伸手摘下一片柳叶，轻轻地衔在嘴上。那时他们正走上叹息桥，这是圣约翰学院仿威尼斯同名桥梁而建的一座精制的木桥。这样的小拱桥在剑桥有七座，与后河区的校园相连，各具特色。这座叹息桥，是最精美的一座，两侧全是窗户的小走廊，在月光下迷离着一种心境的氤氲。白衣白裙的金发少女，三三两两，用长篙撑着小船从桥洞下穿过，把一串青春烂漫的笑声远远带开去，雾和月光的帷幕被掀开，又迅即合拢。只看见那叶子一样飘过水面的白色影子，让人心往神驰。

“我很想像那些英国姑娘一样，用长篙撑起木船，穿过一座座桥洞，可惜我试过几次，那些篙在我手里不听摆布，不是原地打转，就是没头没脑往桥墩上撞。”

徽因默默地走着。

“你知道康河最美的是什么？是这雾，这月光。它像母亲一样梳理你的头发，擦你眼角泪滴。有了这月光这雾，你才不会感到无家可归。”志摩继续说，“你知道吗？不是谁都有这种感受的。这美总是给你一种颤栗，这才是真正美的本质。没有颤栗，美也就没有了。你知道这座桥吗？”

他们走上王家学院的“数学家桥”时，志摩又谈起了他的美与人生：“这座桥没有一个钉子，1902年，有一些物理学家出于好奇，把桥架拆开来研究，最后无法复原，只好用钉子才重新组装起来。每一种美都有它固有的建构，不可随意拆卸，人生就不同，你可以更动任何一个链条，那么全部的生活也就因此而改变了。”

那个时候，她总是默默地听他说话，看着他玳瑁镜片后面

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。她觉得，他笑的时候，很沉郁，那笑容常常是在中途就被那长长的柔柔的下巴，很吝啬地兜了回去，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有这种笑容。

“我想，我以后要做诗人了。徽因，你知道吗？我查过我们家的家谱，从永乐以来，我们家里，没有谁写过一行可供传颂的诗句。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，是要我将来进入金融界的。徽因，我的最高理想，是想做一个中国的 Hamil Ton 。可现在怕是做不成了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想写诗。”

他娓娓地说着，眼睛定定地看着河水，仿佛他的满腹心思已交付给荡漾的水波。

初相识的时候，这目光就让她的心不可名状地跳了一下。

那天，在英国经济学院留学的江苏籍学生陈通伯，带了一个高高瘦瘦飘然长衫的青年人，到他们父女下榻的公寓，陈通伯介绍说：“这位徐公志摩，浙江海宁人，在王家学院读特别生，敬重先生道德文章和书法艺术慕名拜访。”

官场失意之后来伦敦讲学的林长民，刚刚摆脱了政坛的困扰，很喜欢和青年交朋友。他的周围经常围拢着一些青年学生，看得出，父亲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玳瑁镜片后面闪烁着迷离目光的青年人。他们谈得很开心，更多的时候，父亲谈起了她，甚至当着这个陌生青年的面喊她的乳名“徽徽”。她发现那个青年人的目光里有一种异样的神情。她莫名其妙地注意到了他那长长的柔柔的下巴，当那下巴总是恰如其分地收回他的微笑时，她觉得这年轻人很有趣。父亲问志摩：“徐先生府上在海宁什么地方？”

“硖石。”徐志摩回答。

“硖石？”父亲的眼睛放出光来。“家严曾任海宁知府，硖石

我是去过的，你们的东山很美，那时我还小，常爬到山坡上去，那山坡上有种浮石，放在水里沉不下去，西山上也有一种芦苇，丢到水里却一下就沉下去了，你说怪不怪？”

志摩笑了：“浮石沉芦，可是硃石两件罕事，难得你还记得那么清楚。”

父亲接下去说：“我还爬过东山顶的六角宝塔，也和几个小孩子把三不朽祠的香炉搬出来，我们轮流扮菩萨，享受香火。”父亲仿佛又回到那个搬香炉的年龄，神采飞扬起来。

“如今那庙破得可不像样子啦！香炉没有了，菩萨也没有了，没有变的，只有后山的白水泉，水还是那么清，清得你能看见水底的小石子。”志摩也忘情了。

“那时正贪耍，乌青青从屋头往出跑，野勿晓得脚深脚浅。”

“依老人家来乡下，是阿拉格土地大官官（儿子）欧！”

两人欣然忘机，竟不由自主地用硃石土话聊了起来。徽因如坠五里云雾，那双杏子般眼睛转动着：“爸，你们说的什么呀！”

“伊勿晓得野那介，志摩阿拉欧哩格位乡党哩！”

父亲依然收不住兴头。

徽因和志摩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乡音如水，迅疾把初识的陌生融解了。

那一晚，一老一少谈了很久。

从此，志摩便成了林家常客。每天下午四点，饮茶是父亲的功课，这也是英国式的生活方式，林长民很快入乡随俗，这也是祖上的习俗。英国人嗜茶，也有三百年历史，英文里茶叶的发音，在十九世纪中叶即按故乡福建语发音叫做 tea。

林家的下午茶，是完全英国式的，茶壶却是传统的中国帽筒式茶壶，壶上加一棉套，用来保温，棉套做成穿长裙少女的

样式，客人喝茶时，林徽因便端上几碟热腾腾的小点心。

志摩常携二三好友来陪林长民聊天。聊到兴酣，父亲照例铺开宣纸，呼徽因磨墨，笔走龙蛇，几幅大字，爆出一片喝彩之声。父亲的即兴之作总是上乘的，常常是墨迹未干，就被来客拿走了。兴致高时，父亲挥毫悬肘，可从黄昏直到夜半。志摩等人，铺纸奉茶，也一样兴致勃勃。那些出神入化的书法作品，有许多被英国的朋友视为珍宝，必欲努力求之。

父亲写字陶然忘机，有时徽因便同志摩在屋里聊天。有一天，父亲放下笔时，徽因、志摩双双从屋里出来，林老先生竟脱口对房中的陈通伯等客人叫道：“你们看，我家徽徽和志摩是不是天生的一对呀！”

徽因和志摩的脸一下子红了。

就是陈通伯也感到了突兀，张大了嘴巴。

此时，徐志摩已同结婚四年的夫人张幼仪住在剑桥附近沙士顿乡下。志摩三年前只身出国，先到美国麻州克拉克大学读经济学，一年前从美国来到伦敦，张幼仪是志摩到英国后，由张奚若从硖石带到这里来的。

林家同徐家约有六英里路程，志摩通常骑自行车往返，有时也搭公共车，聊得晚了，父亲也让徽因送他一段路。

他们沿着通往沙士顿乡下石板小路缓缓地走去。浓重的雾气已经弥漫上来。徽因打着手电筒，为志摩照着前头的路。秋虫在他们脚下鸣叫，唱着一支生命的古歌。头上，不时有几片枯黄的叶子飘落下来，那个季节已退到了时光的边缘。

“又是一叶落知天下秋了。”志摩感叹着。

“徽因，你知我最怕秋天。”他拣起一片叶子放在鼻子低下

嗅着，仿佛要把那生命的余烬吸进肺里，“这是离人心上秋啊！三年了，我觉得自己就像这片叶子，在不定的风里飘来飘去，不知道哪儿是我的归宿。”

林徽因看着他的眼睛噙满了泪水，她哪里知道，长期以来，这种莫名的忧伤何曾离开过志摩一时。

徐志摩在美国读经济学期间，接触到罗素的哲学，毅然决定到英国投师罗素门下，这时罗素却因与校方意见相左而被解聘，在中国讲学，徐志摩与心中的圣哲失之交臂。被希望折磨得几近绝望的他，终又考取了剑桥的经济学院，半年之后，在一个命运安排的偶然机会里，他结识了知名作家狄更生，狄氏很费了一番周折，才得推荐他到王家学院读特别生。

林徽因默默地听着。

志摩娓娓地讲着这些，他的神情平静，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。然而，徽因已经懂得了苦难对于亲历者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苦难。而她，仅仅是个听故事的人吗？她多想把纤细的手搭上他微微抖动的肩头。

“徽因，我真的写了一首诗，可以读给你听听吗！”志摩说。

草上的露珠儿

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，

新归来的燕儿

在旧巢里呢喃个不休；

志摩那类杂着硃石官话的男中音，在夜雾里缭绕着，徽因也仿佛加快了心跳。

嗤嗤！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璠瑜，
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，
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，
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！

· 徽因不由自主地接下去：

诗人哟！可不是春在人间，
还不开放你
创造的喷泉！

志摩的眸子悠然亮了。

这一声霹雳
震破了漫天的云雾，
显焕的旭日
又升临在黄金的宝座；
柔软的南风
吹皱了大海慷慨的面容，
洁白的海鸥
上穿云下破浪自在优游；

徽因又接下去：

诗人哟！可不是趁航的时候，
还不准备你

歌吟的渔舟！

志摩亢奋地说：“徽因，你的句子真是妙极了！”他朗诵的语调更加昂扬了。

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鵝，
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，
散布着稀世的音乐锦绣；

林徽因用双手捂住脸庞，她不敢让志摩看见，泪水已涌出她的眼睛。晚祷的钟声苍老地在远处响了两声，志摩停住脚步，半分钟之后，他把手伸给徽因，林徽因却把那只手电筒塞到他手里。

她有几分怅然地看着那束电光，终于如一片橙黄的叶子，朦朦胧胧地飘落进了远处的雾岚。

二、在一穹匀净的澄蓝里

阳光下的海，灿烂得如同布莱顿的玫瑰园。

浪花的颜色是全部光谱的颜色，热烈而澄明。底色是那种锋利得能割伤情感的蓝，那种碰一下就能弄出许多响声的蓝，同时又是那种温暖得把你包裹起来的蓝，没有谁能说出那种蓝的复杂的内涵。

沙滩是松软的，蓬蓬松松地撑起一片阳伞的世界。一把细沙过手，掌上便灿然闪烁着无数金色的星子。卖海鲜的小贩在沙滩上的阳伞中穿梭着，那都是些十来岁的孩子，篮子里是煮成金红色的大螯蟹，还有淡紫色小龙虾，他们用英格兰民歌一样的嗓音叫卖着，吸引了来自各地和许多国家的海浴者。

不远处，皮尔皇宫拖着修长的身影。这座阁楼式的建筑物——大帝国摄政时代的王宫，拥有东方神秘的色彩，成为这座小城最豪华、最漂亮的海外休闲别墅。

林徽因是跟随柏烈特医生一家来到布莱顿度暑假的。

这座英国南部的小城，面对英吉利海峡，北距伦敦近八十

公里。从十一世纪开始，就是一个航运繁忙、鱼市兴盛的地方，如今布莱顿的观光价值，早已超过了它的原始意义。

据说这里水域的盐水，有治疗百病的功效。林徽因看到差不多每一家观光旅馆，都竖着一块“天然水，海水浴”的招牌。

柏烈特医生站在浅水处，往身上撩着水，做着下海的准备。他有五十多岁，头发全白了，是一位诙谐、和善的老人。

他活动着关节，招呼着女儿们下海。他的五个女儿：吉蒂、黛丝、苏珊、安妮、斯泰西，都亭亭玉立。吉蒂二十一岁，黛丝与林徽因同年，苏珊和安妮是一对双胞胎，长得极其相似，分不出哪一个是苏珊，哪一个是安妮。她们最小的妹妹是斯泰西，还是一个小学生。

穿着泳装的五姐妹簇拥着林徽因，走在海滩上，吸引了许多目光。

吉蒂和父亲很快游到深海里去了。黛丝在浅海区教林徽因游泳，照应着三个妹妹。黛丝给林徽因做着示范动作，林徽因浮在橡皮圈上，按照黛丝教的要领，手脚并动，不停地划着海水。黛丝一面纠正着动作，一面鼓励她：“别怕，菲利斯，这海水浮力大，不会沉下去的。”

柏烈特的女儿们都习惯了称呼林徽因的英国教名。

上岸休息的时候，她们躺在阳伞底下，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。

最小的妹妹斯泰西用沙子堆一座城堡，快堆成的时候，一下子又塌了下来，于是她又重新去堆，堆到一半，城堡又塌了下去。她喊着黛丝：“来！工程师，帮帮忙。”

黛丝一会儿就给妹妹堆成了一座沙子的城堡。林徽因问：“为什么叫你工程师？”